

操场

◎杨滨瑞 王一凡

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事物：这是童年的回忆。

——题记

从小学到大学，我见过许多操场，其中大多是塑胶材质的，红色的跑道将绿色的足球场围起来，千篇一律。你若身在其中，单以这操场作为参照物，绝不会辨认出它属于哪一所学校。但我小学的那个操场是不同的，我至今仍时常梦见它，虽然我已升入大学，身边的同学换了一波又一波，但梦见的大部分场景仍是那个满载着我童年记忆的校园，仍是那个有些与众不同的操场。

其实它本身也是极其普通的，与那些“西装革履”的现代化操场相比，甚至有些寒碜。跑道是用随处可见的墨黑的碎石子铺成的，跑道的中间躺着一块依稀长着几根杂草的黄土地，之后在上面建了两个球门，这块土地便美其名曰“足球场”了。最初，每学期开学时，学校还会雇请工人定期清除足球场上的杂草，保持它的体面。但到了后来，大抵是我三年级的春季时期，不知什么缘故，这操场便再也没人打理了，杂草自然是没人除了，那足球场上的野草便在雨露的滋润下疯长起来。

刚入春时，或许是因为还没有从寒冬的威慑中缓过神来，那些小草显得很胆怯，只是从土地里微微地探出头来，像是在日光里颤抖着的嫩绿的水波，油光光，亮晶晶的，惹人疼爱。那段时间里，大家都十分安分，不会随意在足球场上走动，只是驻足在一旁，静静欣赏，生怕踏碎了那些绿色的柔软的梦。

经过一个季节的适应，野草们渐渐相信了再也没有“天灾人祸”来迫害它们，便疯长起来。星星之草，像绿色的火焰一般，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，终成燎原之势。植物多了起来，其中的昆虫便也多了起来。最受我们欢迎的是蚱蜢，有颜色同秸秆似的黄色的，也有土褐色的——同腐烂的枯

树叶的颜色差不多。最少见的是那种绿中泛青的，俗称“青堂官儿”，个头只及一般的蚱蜢的三分之一，但却是蚱蜢家族中的运动健儿——它是极难被捉住的。特别是到了夏天，那时的“青堂官儿”们完全融入了那一大片茂盛的绿意之中，即使你认真真在草丛中寻上好半天，也只能收获到黄的或褐色的蚱蜢。不过捉蚱蜢最令人快乐的不是捉到了多少，而是捉蚱蜢的那个过程：先锁定一只蚱蜢，然后悄悄地埋伏在它身边，将双手合拢拱成碗状，看准时机，猛地扣上去，当感觉手中有个小东西在跳动时，那准是捉着了。捉住蚱蜢后，可以找一根细细的丝线把它的脚绑起来，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，一场蚱蜢赛即便开始了，不过这大多是男孩们的游戏。女孩则会把蚱蜢放进小纸盒里养起来，再往盒中放几片叶子、几朵小花，还会用铅笔在纸盒上打几个透气的小孔，装饰成一个像模像样的“昆虫之家”，放在课桌抽屉里，不时观赏，等到放学了，再把它们归还给操场。

进入深秋后，蚱蜢是没有了，但操场的乐趣仍是存在的。因为足球场上的原住民们全搬了家——钻回地里去了，并且操场中间的草坪也因季节变化褪了色，大家没了怜草惜虫的顾虑，便一个个疯跑上足球场，踢球的，闲逛的都有。我最喜欢的还是用枯草和破砖搭房子。先随处扯一些松了根的野草铺在碎石上，然后用四块破砖规规矩矩地在铺好的草上围一个小圈，再将一张纸盖在小圈上，往纸上铺草，循环反复地往上搭房子。如果玩的人多了，还会一起竞赛，比比谁搭得更高。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有些幼稚，有些无聊，但那时的我却认为这是顶好玩的游戏。

上课时，就在课堂里学习，下课后，便跑到操场上疯玩，今天像是昨天，今年恰似去年，殊不知，每一个循环的日子里，我们都在悄悄长大。突然间，就毕业了，因为升学需要，我离开了那个陪伴

我十二年的小镇，去到市区里的中学继续学习。曾经的种种倏然离去，童年的自己仿佛停留在了离开的那天，回忆遥远得像是一场梦，甚至有时也只有梦里，才觉得曾经的一切的确发生过。因为离得远，我便很少回去那个小镇了——也不想回去了。因为旧时的同窗返校后曾给我发过一张照片，那时正值初春，但照片上显现出的却是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地——它正在衰老——听说它最终将会被一大块硬邦邦的水泥夺去生机，那是我极不愿意看见的。这也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，照片早已不知被放在哪儿了，照片中的画面也在脑海里渐渐模糊，但我梦中的操场却越发清晰，它还是那样健壮，葱郁，充满活力，我仍旧常常在操场上漫步，走完一圈又一圈，走过一年又一年。

（杨滨瑞）

作者单位：河南大学